



陳繁昌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出身筲箕灣阿公岩，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留美四十年，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對教育、科技發展、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

假

如有人問你，試說出一個源自企業名稱的英文單字，你能說出那一個呢？我想，年輕的讀者，應該立刻會聯想起Google谷歌，正如我們現在常說的「Just Google it」。年長一輩的，可能會聯想起美國文儀巨擘Xerox施樂，如不少上班族一定會說過一句：「Let's xerox 10 copies of this!」（給我影印十份）

時代的巨輪不斷在轉，Google聲勢依然如日中天，但Xerox則即將步入夕陽，被日本Fujifilm吸納為集團一部分。往後世代可能仍然會以Xerox作為影印的代名詞，但這名字的語源和其叱吒風雲的過去，則相信沒有幾人會記得了。

小時候，我的學校設有一部滾筒油印機，專門印刷所有考試和測驗，老師們凡要使用，需先放一張刻寫完畢的蠟紙，然後用滾筒滾一圈，才可以印出一份份的文件。工程師的父親在家中製作畫圖的影印本，會使用俗稱「過底紙」的紙張，畫完後放在太陽下曬一小時方能完成。自Xerox影印技術於一九五九年普及之後，一切都全部改變：Xerox的影印機，既是一個了不起的技術突破，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商業成功，它持有的多項專利更重重保障其壟斷優勢。那些年，影印機就是我們的iPhone，被環球社會視為時代象徵。

憑影印機事業豬籠入水的Xerox，在一九七〇年於史丹福大學附近的帕羅奧圖市開設屬於自己的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簡稱PARC）。那裏有最新穎的實驗產品，如滑鼠、屏幕介面和一部名為「Alto」的「個人電腦」；只有頂尖人才方可在中心裏從事研究工作。我還清楚記

那些年，影印機就是我們的iPhone

得首次造訪PARC時心裏那股感動，就如到聖殿朝聖一樣深刻。坊間有傳說說，蘋果創辦人喬布斯發明第一部蘋果電腦前，曾到PARC取經並獲得很多靈感，我想部分也許屬實。

Xerox曾一度引以為傲的技術和創新思維，並沒有追上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所帶來的轉變巨浪。今天，電子郵件取代了傳統郵遞，我們閱讀文件，亦多以電子備份為主；要影印，使用手機鏡頭拍張照片便是。PARC孕育出的種種創新概念，沒有為Xerox帶來新機遇；這一代科技巨擘因沒有掌握機會創新而沒落的故事，將來必定會成為不少商學院課程裏的個案研究對象。

收購Xerox的Fujifilm，以前靠製作菲林起家，但何以它卻沒有像另一菲林大哥哥柯達般沒落呢？其實，Fujifilm多年前已改變策略，轉往如美容產品及醫療機械等更高利潤的範疇發展，充分發揮它在化學和成像技術上的優勢。時代變化萬千，能如Fujifilm、IBM和微軟等敏銳轉型的企業，才能避免重蹈柯達覆轍。

Xerox沒落的故事教訓我們，花無百日紅，只靠食老本而不思進取的個人、企業、甚至城市，最後只會被時代淘汰。在科技瞬息萬變的當下，不居安思危，留意時代脈搏變化，做好隨時應變的準備，休想保住自己飯碗！



影印機將會成為歷史嗎？